

## 悠遊於中西文學之間

—訪孫康宜

田新彬/訪談

2006年11月台北

距約定的時間一分不差，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微笑向我走來。及肩的蓬鬆鬢髮，孔雀藍的花朵形耳環，典雅的長裙搭配合身外套，脖子上繫著一條綴滿細珠的頸鍊，微笑相擁時一股淡淡的香風飄來，我不禁驚嘆這位譽滿西方漢學界的華裔女學者，和我心中揣想的老成、嚴肅學者模樣，竟是如此不同。

在我主編北美世界日報副刊的時日，康宜教授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透過稿件、信件の往還，我由初相識的「孫教授」，改口稱她「康宜姊」。拉開書桌右邊第一格抽屜，有一個透明資料夾，裡面放著幾片紅葉，是我們剛開始通信時，她寄給我的。每次端詳這些紅葉，就彷彿看見康州火焰般的秋日景致。然而書信多年，我們卻始終緣慳一面。

四個多月前，康宜來信說，十一月下旬她要到台北參加由中央大學舉辦的紀念牟復禮(F.W.Mote)教授學術研討會，問我屆時能否一見？我立刻回信表示非常期待，並希望能順便做個採訪。她欣然應允，當即敲定了今日的午餐之約。

### 自由出入中西文學之間

坐定後，康宜說三點還要開會，兩點十五分一定得離開。說著由皮包裡掏出一個小鬧鐘，一面按鈕設定時間，一面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若不設定鬧鐘，常常會談得興起而忘了時間。」這一刻，我又見識到她那愛打扮、會打扮的女性化外表下嚴謹、自律、重效率的學者性格。

孫康宜是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系主任六年、研究所所長八年，出版、主編了許多重要英文學術專著，在西方漢學界名重一方。一九九三年，去國二十五載之後，她卻突然筆鋒一轉，用中文寫起感性的散文隨筆，讓讀者大感驚艷。她娓娓述說著耶魯三百年歷史中的點滴人物、耶魯與哈佛多年來的相互較勁、長春藤男女合校的性別之爭……。熱門電影《冷山》(Cold Mountain)放映時，她引述原著扉頁裡寒山的兩句詩：「人間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指出小說作者其實是熟讀中國唐代詩人寒山詩的美國學者，原著及電影在在反映著寒山詩的意境，因此中譯應為《寒山》而非《冷山》。李安的《斷背山》獲電影大獎時，她又聯想到《太平廣記》裡，潘章與王仲先「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使同衾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的中國古代同性戀故事，並將中、美的「同志文化」加以比較。自由出入中、西文學之間的功力，可說已到了爐火純青、隨心所欲的境界。

### 一度遺忘了自己的母語

以英文進行純學術研究，間用中文書寫散文在報章雜誌發表，對華裔學者而言，無乃是「司空見慣」之事，但孫康宜卻經過一番艱苦掙扎的歷程，因為她曾一度遺忘了自己的母語。她低喟道：「我在北京出生，後隨父母到台灣。六歲那年，父親橫遭白色恐怖襲擊入獄，母親倉皇地帶著我和兩個弟弟遷到鄉下，生活久了，一口土氣的台灣腔國語取代了我原來的京片子。後來轉學到城裡，我的「台灣國語」竟遭到老師、同學取笑，好強的我，自此得了失語症，非必要不開口。爲了逃避說國語，我日夜啃讀英文，大學也特別選外文系爲第一志願，甚至到美國之後，和華人同胞也講英文。」

回憶起那段近乎失語的歷程，孫康宜仍有些感傷。她接著說：「直到五十歲那年，我突然萌生一種尋根的欲望，想要重新回到母語的世界。我試著說國語，發現舌頭轉不過來；想用中文寫一篇短文，卻什麼也寫不出來。我非常惶恐，開始強迫自己看中文書，背中文文章，就像擠牙膏一樣，每天不論多忙多累，都要寫一點中文，哪怕只有幾行也好。」

幸好，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與堅持，中國文字的意識一點一點地湧現，一篇篇感性兼知性、情趣兼理趣的散文，緩緩地由她的筆尖流出。十三年來，在忙碌的教書及學術研究之餘，她竟然出版了《耶魯潛學集》、《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文學的聲音》、《走出白色恐怖》、《耶魯、性別與文化》、《遊學集》等七本中文著作，而且成爲兩岸三地報紙副刊主編及出版社爭相邀稿的對象。

### 白色恐怖造就不屈的個性

七本中文著作中，最貼近她心靈的是《走出白色恐怖》(台灣允晨出版社)。那是一本以她的父親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爲主軸，近乎自傳的散文集。孫康宜的父親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天津人，母親則是留學日本的台灣姑娘，一九五〇年白色恐怖時期，她的父親受親友牽連被抓進監獄判刑十年。母親爲生計，只得帶著全家搬到高雄鄉下娘家附近，開裁縫班養家。在戒嚴時代的台灣，家中有繫獄的政治犯，是極其難過的，不但家庭經濟困頓，更糟的是還要承受周遭人懷疑鄙視的眼光，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孫康宜自小吃了許多苦，但也養成她努力讀書、力爭上游的堅毅不屈個性。

孫康宜感慨地說：「父親繫獄，能不能活著回來，誰也不知道。母親終日操勞，壓力又大，得了心臟病，常常昏倒。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唯一的母親也走了怎麼辦？直到現在，我心中仍然不時擔憂失去親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段艱苦的人生經歷，使我比同齡的小朋友早熟，也讓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必須比別人更努力。」

寫這本自傳距她的父親入獄已整整四十年，但寫作時，母親拖兒帶女迢迢北上到新店軍人監獄探望父親的舟車勞頓；母親心臟病發，康宜姊弟分別寄住不同親戚家那種徬徨無依的恐懼，以及十年間許許多多親友慨然伸出的援手，霎時又都回到眼前，常讓她眼淚模糊，連螢幕都看不清楚。但書寫完了，她也真正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她說：「我一直以爲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

的缺陷，但寫完全書，我才發現那是我的心靈資產，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

## 六張書桌各司其職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是孫爸爸八十七歲生日，正巧就在那天，他收到了台灣政府發給的冤獄補償金。孫康宜開心地說：「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這是一個多麼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目前，除了教書、研究之外，孫康宜手邊最浩大的一件工程就是應英國劍橋出版社邀請，主編兩鉅冊的《中國文學史》。她除了自己撰寫一部分外，還邀約許多西方漢學家共同參與，由她總其成。這件繁重的編輯工作得讓她忙上好幾年，卻也是一個極大的榮譽。

另外，因為寫《走出白色恐怖》，她意外發現她的大舅竟是一九五二年台灣重大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的領導人，而日據時代的作家呂赫若即是她大舅的好友。為了對大舅有更多的認識，她又開始著手研究呂赫若。此外，六朝文學、明清詩詞、性別理論等，則是她多年來的研究重心。

四年前，作家林貴真曾到耶魯過訪孫康宜，回來後寫了一篇〈擁有五張書桌的女人〉，發表在台北聯合副刊。文中描述孫康宜的書房近百平方米，幾乎是一個小型圖書館，裡面放了五張書桌云云，讓許多讀者覺得不可思議。孫康宜笑著解釋道：「我的研究範圍較廣泛，研究計畫也多，每張書桌一個研究課題，各種資料及參考書才不致相互摻雜。譬如研究明清女詩人，我就坐到古典詩詞專屬的書桌；備課，則坐到教學專用桌。最近，因為研究呂赫若，我又添了一張書桌，現在是六張。」

## 嫁了一個上海男人

每日忙碌穿梭在教室、辦公室及六張書桌之間，與傑出的男同事們同台競技，如何兼顧家庭呢？孫康宜以感激的語氣說：「全靠我先生的支持。他非常瞭解我對學術研究的投入，毫無怨尤地擔負起所有的家事。甚至在出差前一天，還預先把飯菜做好放到冰箱，以免我因無暇做飯而胡亂吃，弄壞身子。」

孫康宜的丈夫張欽次，是耶魯工學博士，本身工作也極忙碌，常需出差。龍應台曾寫過一篇〈啊，上海男人〉，稱讚上海男人從買菜、燒飯、洗碗到洗衣，什麼都做。孫康宜讀完之後恍然大悟：「噢！原來我嫁了一個『上海男人』。」為此，她特別寫了一篇回應文章指出：「……這樣的男人確是最務實的人；他看見他的女人比自己還忙，就心甘情願地幫忙家事，因為他知道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他們下廚，有時是為了造就女人，有時是為了個人的興趣。但無論如何，做家事絕對不會抹煞了他們的大丈夫氣概。」無疑這也是孫康宜的「夫子自道」，難怪她在每本書序裡都不忘感謝丈夫。

一九八二年孫康宜初到耶魯執教，當時全校六、七百位終身職教授，只有十六位女性，而且全部單身，足見美國學院競爭之激烈，以及所存在的性別歧

視。五年後，結婚已十九年，還生養一個女兒的孫康宜，也獲得耶魯永久教職的榮譽，讓許多人刮目相看。

### 中國當代文學已成顯學

少數族裔要在西方白人世界裡嶄露頭角並不容易。身為耶魯史上第一位華裔東亞系系主任，而且是女性，孫康宜最常被問到的就是：可曾有過種族歧視的經驗？她正色回答：「我在美國生活三十八年，從來不曾覺得被白人欺負過。美國是一個非常公平的社會，妳贏了，他就服氣。但美國人不會自動給你什麼，必須靠自己去爭取。譬如我在耶魯，就曾全力爭取實施『應聘平等法』及產假等。」

孫康宜直言：「有些華人同胞對美國同事、長官特別有禮貌，刻意討好，希望博取好感，進而獲得提攜。其實這是不瞭解美國的文化。要得到美國人的肯定和幫助，靠的是實力以及積極的爭取。曲意承歡，反而讓他懷疑你是否能力不足，才如此沒自信。」

美國的漢學界一向偏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現當代文學常被撇到邊緣，但近年來情況有了極大的改變。孫康宜語帶讚賞地說：「這完全是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的功勞，他有系統地研究中國當代作家，例如大陸的王安憶、莫言、蘇童、北島、殘雪，台灣的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並逐一把他們的作品譯介到西方。如今，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漢學界已成了『顯學』，申請攻讀這一學科的學生人數暴增，許多大學的東亞系學生名額都有供不應求的現象。」

### 她的人生只有一條路

趁著孫康宜來台開會之便，九歌出版社也為她剛出版的散文集《我看美國精神》舉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這本書是她在美國居住、工作多年後，對美國的觀察與心得，從追求自由的西部精神、慷慨捐贈的風氣、大學裡的神學教育、回饋的移民性格，到讓男人動輒得咎的性騷擾條例，她都透過個別的人物或事件，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讓讀者既長見識，也為他山之石。發表會那天，除了眾多粉絲外，來得最多、發言最踴躍的是如今都在台灣各大學執教或從事學術研究的昔日門生。一位服務於中研院的年輕學者感性地說：「在耶魯讀書時，無論多大的風雪，孫老師永遠早學生一步進教室，等著上課。」還有許多人回憶孫老師當年在學校時對學生的關懷與提攜，讓新書發表會格外顯得溫馨。

開會、演講、購書、看朋友、接受訪問、洽談出版事宜……，旋風似地回台八天，孫康宜又回到耶魯，繼續讀書、研究、教課、寫作的規律學者生活。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許多人不免停下腳步自問：「如果當初選擇另一條路，今日又將是如何呢？」孫康宜從沒有這樣的疑惑，她很篤定地說：「我只有一條路，就是讀書、求知，那是一條永遠走不到盡頭的遙遠之路，卻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樂趣所在。」